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showing a man and a woman from the chest up, looking towards a door. The man, on the left,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glasses. The woman, on the right,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jacket. They are both looking at a door that is partially covered by a curtain with a diamond or lattice pattern. The man's hand is near the bottom of the door handle.

阿七知道龍
晚上在石澳，
她不想因為和
內講，讓兒女
的女人，堅決
當時，龍景
然在那富豪家
難堪，而曾經
裏掙扎時期的
不再接受他的
他只要求友誼
人言可畏，街
情擴大。她要

最怕孤單

最不想娶，最怕妻兒的，就是自己一丁半點力氣，漸漸盡去，現在與滿地的千絲萬縷相連，和立在這邊的孩子，做個孤獨的好母親，把全副精神寄託於兒輩，想給他們受好的人們，以此為樂！但是環境偏偏不讓牠

兩代人
（幸海）

平靜、安寧和快樂！
顯明的瞭解家庭，對這是一個人打聽，到這道。

生生活活，卻無
是德義，貧
伴侶，也不決絕
吧！——怕的是事
坊們把他拖走。到
安定。

失去家園，他逃



現在大爹三叔就結了婚，娶了棉工廠工人，他倆也升學，直至畢業。

然而，李良和地盤發生祖父有關條件，無論如何也不會允許孫的。這是秘密，她再提親友只知「這地盤大人」。

吳伯倫只和「這地盤大人」逼走自己的朋友，真正的「因不大」，但對於他是同情，想的是地盤大人，到底出於什麼手段，却清楚。這地盤大人，到底出於什麼手段，却清楚。當李良一逃，二兩下時，他會和這個朋友促膝談一夜，不分晝夜。

吳伯倫人老實，愛虛度，這地盤大人目能回心轉意，所以吳伯倫只好好，轉出，續後，再北上愛上心。

[illegible]

凡屬愛國的人，對於此種情形，無不痛心疾首。但是，在另一方面，阿靈也不願清談，認為事情始終終究不會使孩子知覺而離家。如今，兒子已滿會說話，却忽然成長為長女，探取同情理解的態度，使這孩子，大概是接近理解她的。她最擔憂的是：離別——

好些日子都覺得衝動的眼光至極同情但又不同情的眼光至己，並且在背後咳嗽着。他想到親人——如胡老起，繼已離開——接着繼妹走出學堂，已離開——自己一個人孤

心開





 上海圖書館藏

宣敢石

據宋石叢書：「獨地碑記前云：『興在雍有石敢當碑注云：歷歷中，張華碑當田，再晉縣治，曰：『石敢當，治災，曰：石敢當，辟百鬼，厭火氣，利官祿，百姓康，風俗盛，體樂繁。唐大歷五年縣令郭卯仲記。』今人家用石敢當三字鎮於門，亦此風也。又據『急就章』云：『石敢當，又據三字鎮於門。』據此，則石敢當乃古之石名。唐人刻石敢當三字以厭之，又陳繼儒『尋碑錄』云：『五代劉昫通時有男士，名石敢當，一所向無敢。』

二：羣醜狂舞

風五娘改口道：「此人也許是四哥的朋友，你何不求他是？」

黃鶴道：「已求過，他不答應，所以才求你。」

風五娘笑問道：「你叫我？你用什麼東西？」

黃鶴怔道：「你已是天下有數高手，還有什麼東西送你，得不到的？」

風五娘一本正經地道：「你那知道小妹之至！我想得到的東西很多，但也有很多東西仍然得不到，不過這件事情假如我能夠替你辦到，你要如何謝我？」

黃鶴抓抓頭皮，轉頭望空同伴。

白鶴望着風五娘問道：「你要什麼？」

「我只需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群邪嬉然，世人多用八卦，但在公眾地方，有許多須臾難容之事，則多立一上，寫「南無阿彌陀佛」或「義泰公在此」，亦有登「石敢當」。

風五娘改弄玄虛，歷歷約約不告訴你時候才說，總之對黃鶴抓抓頭皮。

黃鶴忙道：「什麼——！」

黃鶴忙道：「什麼——！」

（圖為三個人物，上方有一幅山水畫，畫面中有文字：『蕭劍紅顏』）

分組傳他，如今他驚訝不已，如他光頭裏又不見屍體上。

光頭裏還發覺假髮在屍體上，他忙伸手去摸，原來假髮取下來了，但假髮扣已伸快乾的萬能膠黏貼在櫃上的，十分堅固，他用力去扯，一時扯不下。

他的清靜相，使寶雲大笑！

鄭大衛轉他的個保單，大衛注道：

「你帶個巡捕房的人去，替他弄下來好！快快去！」

大衛注便把丁應臨萬的，光頭套，離開客廳，走進廚房！

看驚笑！因為光頭套的假髮，原來却是黏在

假笑，因他覺得有「雙手」，光頭手向身邊的寶客看，這些寶客都在笑着，他說：「不要開這個玩笑！」誰取了我的假髮，快交還給我！」

這時，寶客你看我，我看你，你瞪我，我瞪你，大家面面相覷，一時，寶客的假髮，光頭十分狼狽，他低下頭向地下了幾步，爲什麼突然脫落，還不見了，怎麼也不見了，在暗光頭發等假髮！

——記者來處

無形竊賊

起飛！

許多寶客，都

「你快說吧」

白鶴向宋老頭，只顧合上上連要

呼呼，衆人頭望過去，但見盧友

直與盧友驕秀的血路，如星中的

，搖晃不定，終於於

後，跌了台去。

智通哈哈笑道：「還有那個不怕死的要上臺麼？」

風不展笑道：「想不到六爺今日把咱的風雨全推去！」

他笑言又感又讚，又

納又亮，智通聽在耳中，臉，現出喜悅之色，問道：「你，你幾時改口叫我兄弟？」

風不展搖一頭大笑道：「現在開始，行不行？」

「誰叫你不在我後面？」

「你看我不是改口叫四叔麼？」

「他做四哥比我高興，但酒家被你們弄像個小娃娃的，叫六爺可沒趣了。不知的，叫我這家，是姓精，再不是也犯了早幾姓」

(六一)

天下聞竟

光頭來找尋他的徒弟，也不明，爲什麼自己

三：假髮戴在屁股上

北的，子，腔，的

慈禧太后是京劇迷

常穿戲服登台演唱

京劇又在宮廷復興起來

關於「四大徽班」進京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傳說。一說是「三喜」、「和春」、「春泰」三班進京。徽劇在京取得而發了跡，也很喜歡看戲。嘉慶十七年高麗皇帝薨位，死後遺下皇孫帝登極，前後，即開始了京劇的

班。這些被召進京的徽班，開始只在宮中演唱，稱為「內廷供事」。所以，一般人還不能有觀賞演出機會。公元一七九六年，從一七九〇年起，光緒年間，宮廷供奉的作法又有一次盛行的來。從一七九〇年「四大徽班」進入北京，又出現了演員應召演唱的情況，直到慈禧執政的時候，光緒年間，宮廷供奉的作法又有一次盛行的來。

大約在咸豐年間，宮裡又出現了演員應召演唱的情況，直到慈禧執政的時候，光緒年間，宮廷供奉的作法又有一次盛行的來。

辦主曉天通

務服坊街

[illegible][illegible]

式樣，所以介紹給讀者的一件文物。成書時有過幾位學者進行加以研究，而最近又通過寫圖片的道具或借鑑。

「維拉博物館」一確是它比較吸引的看點之一，一間大邸吸引了成千上萬從世界各地來的遊客和旅遊者。婦女不期而至到歐洲國家，不切於西德參觀波拉博物館，相信會感到受辱。

金銀首飾、珍貴手

亞雄先生：

我大腿骨有淤血，可試服下方：全當歸四錢，丹參錢，赤芍二錢，桂枝三錢五分，北芪三錢，三棗三錢，生熟地各五錢，生乳香、錢五分，生甘草一錢五分，水三碗，煎存半碗，溫服。日服一劑五分，連服八至五劑，相信能再作決定。」（盧大夫、新八

靈方妙藥

我一次出血行了一粒，大腹肌肉脹痛，照文証明，大腿骨上結積一堆瘀血，你曾給我一條藥方，我已吃了四劑，不見好轉，但仍未得痊癒，現希望先使瘀血完全消除，亞雄

西德錯過

的展品，它目前展出有兩個裝飾性的物品，塔博世上唯一的「個頭髮梳板」的複製品。此博物館坐落在西班牙州克福附近的小鎮斯達遜。

博物館裡列出了各種各樣的原件和古物，有古代埃及奇特的工具，有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婦女的華麗精緻的飾物。博物館內還收藏有一九二一年的一個髮型師的工作間切髮工具齊備的工作台；一九四〇年平頭剪髮用的器具；一九四二年間世的各種切髮用的器具；來自西班牙、

油過多經常頭癢

與飲食方面配合才能治好

荷葉素又刺激了皮脂分泌，才會如此。

皮脂溢出，引發炎症，稱爲「脂溢性皮炎」。

來信提到的那種洗頭藥水，正合你用。因含有成份，對於這種脂溢性皮炎是有好处的。當然這也不能一下子將其治好，應較長時間地使用，反正你前次用過，也是有好處的。

對目前之情況，應是有利的。

在食物方面，則少食辛辣、糖類食物，也不宜吃，故糕點心，少食一點。

你必擔心，也並非無理！洗頭髮時最好不吹乾風機，頂多是吹暖風，並用大毛巾將頭髮拭乾，穿軟棉襪，再擦上一些乳液。(梁麗生、新八六〇)

開頭一讀者：

生幼時就不愛洗頭無關係，現在年紀大了，那有不能洗脫根根治嗎？是否

頭皮一讀者：

我頭髮多，今天頭部更覺發癢，於是每天洗頭兩次，就其臭味而言，就是「SALON」。

是在這期間的某一個晚上睡覺時，忽然感到全身發冷，當時正京劇在宮廷演出之外，還有在民間的某一個博物院的情況。

何廣智先生：

（血虛、氣滯、憂鬱）和茶（如黃連、慶豐堂）等場所演出。

通天晚生於此，祇許有一間很狹窄的博物館專門展出有關紫微殿的局面。請諸位介紹一些運轉博物館的情況。

何廣智：

而來自民間的根據土壤中的京劇藝術成爲最銳敏的觀察家，「四大徽班」進入北京引起到漢劇的變遷進京所出現的徽漢合奏形式。伊魯、新八二五〇四。